



人间问题

朝鲜 | 姜歌爱 著
田平麟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人 间 问 题

〔朝鲜〕 姜敬爱著
田华麟译

延 边 人 民 出 版 社

人间问题

〔朝鲜〕姜敬爱 著

田华麟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延边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75印张 180千字 插页2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136·1028 印数：1—26,230册

定价：0.60元

内 容 提 要

长篇小说《人间问题》是朝鲜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姜敬爱的代表作。

小说以三十年代朝鲜的农村、码头和工厂为背景,通过老大、善妮等几个青年男女的成长和遭遇,艺术地概括了朝鲜工人阶级从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的光辉历程。

小说以隐讳的笔触,无情地揭露和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剥削和压迫;满怀深情地精心描绘了殖民地社会最低层人物的命运和生活。

小说有一种非常感人的艺术魅力,它不以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取胜,只是客观地、溶和着浓厚的抒情气息去描写生活。

小说从发表到现在,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,然而,直到如今仍未失去感人的艺术魅力,这说明作品的成就是突出的。它不愧是一部传世的名著。

作者的话

人间社会，经常出现新的问题。人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，而在斗争中不断成长。大凡提起人间问题，总可以分为根本问题和枝节问题。我在本书里，力求把握住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，企望指出：是谁具备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和力量，以及他们所奋斗的方向。

诸位读者，倘能阅罢此书，指出书中谬误与不当之处，予以诚恳批评，当不胜感激。

一九三四年七月

姜敬爱

当你登上这条山梁，只要俯视前方，整个龙渊村就会尽收眼底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高耸起的大瓦房，它就是这一片土地的主人郑德昊的家。再向这边就会看到两幢铁瓦屋顶的建筑物，一栋是面事务所^①，一栋是警察驻在所^②，那周围密密麻麻的便是农家的草舍了。

山梁下的那个蓝盈盈的水泡子，当地人都称它为“怨沼”，是龙渊村的命根子。自从有了“怨沼”，才有了这个龙渊村，眼前的一片土地才得到开垦，就连村子里的狗也是喝着这个泡子里的水长大的。

“怨沼”在哪年哪月又是怎样出现的，恐怕现在还没有人知道。不过，在龙渊村的农民当中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。这个传说既是他们唯一值得炫耀的，也是他们最好的精神依托。

有关“怨沼”的传说是这样的……

相传在很久以前，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什么水泡子，只是有个地主的庄园。庄园的主人叫张金知，家称万贯，拥有许多仆人和无数的田地与牲畜。他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吝啬鬼，

① 面事务所——朝鲜以前的行政机构，相当于我国以前的乡公所。

② 警察驻在所——日本统治朝鲜时期的警察机构，比派出所大。

年复一年，收割来的粮食，堆满了一个又一个粮囤子。就是粮食发霉腐烂了，他都舍不得借给村子里的穷苦百姓。偶尔有过往行乞的人，他就假惺惺地说，自己家也是上顿不接下顿的，硬把那些讨饭的人赶出大门。

时光如流水般地过去了，暑往寒来，转眼间过了几个秋冬。有一年，村子里遇到百年不遇的灾荒，大人小孩饿得饥肠辘辘，实在熬不下去了，一天往返几次到张地主家借粮，可狠心的张地主不但对他们的苦苦哀求充耳不闻，还恶狠狠地训斥那些借粮的人，并无情地把他们推出大门之外。

被逼得走头无路的穷苦人，终于在一天夜里，袭击了张地主家的庄园，分了他的粮食和牲畜。没过几天，官府接到张地主的状子，不久便抓走了村子里的所有青壮年。这些被抓走的人，后来有的死于酷吏的棍杖之下，有的则被发配到遥远的边陲。

村里那些失去儿子的老人和失去父兄的孩子，成群结队地拥到了张地主家门前，放声痛哭，苦苦哀求张地主还他们的亲人。

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昼夜不停的哭，悲愤的泪水越积越多，终于淹没了张地主家的庄园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偌大的水泡子。

“怨沼”的水面究竟有多宽，一看就会揣摸个大概，但“怨沼”的水有多深，至今还是个谜。据说，从前有个好事的人从水泡子当中往水里放进了几轴丝线，可还是未能探到底。

如果有人从外地搬迁到龙渊村，那么，村里的任何一个大人都会追到他的家里，向他讲述有关“怨沼”的传说。村里的大人也是用这个传说，一字一句地教给那些刚刚开始学话

的孩子的。可以说，对“怨沼”的传说，从龙渊村的孩子到大人无不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心上。虽然，他们对“怨沼”的了解有些渺茫，但在心灵深处却寄托着一个美好的希望。

因此，村里的人常讲，假如谁有了伤心事，只要望一望“怨沼”，便会立即得到安慰；倘若谁有了什么痛苦，只要看一看“怨沼”里的水，就能即刻得到解除。

逢年过节，村里的人常常把做好的打糕和大米饭撒到“怨沼”里，甚至还扔进一些衣服和鞋子。在“怨沼”面前，他们表现得非常虔诚。有的人甚至说：人若是患上不治之症，只要到“怨沼”那里祈祷、许愿，病魔就会乖乖地退去。

但是，不知为什么，那些世代生活在“怨沼”四周的农民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接踵而来的只有贫困和苦恼。今年，他们吃的尽是一些面糊和橡子，而往“怨沼”里抛撒打糕和大米饭的人也不那么多了。

在村民的想象中，似乎只有“怨沼”才能把他们从种种不幸和痛苦中解救出来。因此，他们时时望着“怨沼”，希望吸取一些安慰。

但是无情的现实，使他们的希望破灭，无边的黑暗，吞噬着他们自己描绘的理想的彩虹。

从古到今，“怨沼”的水一直是那么蓝盈盈的，蓝得人们简直想把洁白的衣料放进水里染上一染。



春回“怨沼”，那蓝盈盈的水渗过紫芒丛生的根部，沿河

沟缓缓地而又不停地流淌着。“怨沼”四周的老柳树，象是已经枯朽，可枝头上却萌发了新的绿芽。

一只不知从哪儿来的鼓甲虫，纵身跳进水泡子，划着圆圈在水面上舒心地游来游去。这时，忽然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。

脚步声渐渐由远而近，只见从山梁上跑过来一个小女孩，她似乎正在被一个什么人追赶着，一边回头张望，一边气喘吁吁地朝山下奔跑。

小女孩的上身，罩着一件在村子里常见的用蓼蓝染成的布褂儿。她脸上的气色虽有些发青，却依然遮不住那清秀的面容。她好象心里挺烦躁似的，手中的篮子不时地倒换着，时而放在头顶，时而拎在手中，就这样也还是觉得不痛快，这回索性抱在怀里，歪着头，向山下呼哧呼哧地跑着。

“小丫头，快给我站住！”

随着一声男孩的喊叫，小女孩急忙把抱在怀里的小篮子重新顶到了头上。她不知被什么东西突然绊了一跤，顶着的小篮子顺着山坡叽里咕噜地滚到了山底下。追赶上来的小樵夫，得意地望着她，笑嘻嘻地凑到跟前，挡住了小女孩的去路。

“丫头片子！就给我一点酸浆呗，跑什么？再跑还能跑出我的手心？看！摔了个跟头，滋味怎么样？”

小樵夫也不顾小女孩在呜呜地哭泣，劈头盖脑就来了这么一通。小女孩泪汪汪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四处寻视，当她发现小篮子安静地躺在大麦地的地头时，也斜地看了小樵夫一眼，就把身子扭到了一旁。小樵夫飞快地跑上前去，把小篮子拾起来，用威胁的口吻说：

“丫头片子！再不老实，我可就把这些酸浆都吃掉了！”

边说边把小篮子递到小女孩的眼前，顺手从篮子里掏出一把酸浆，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。小女孩狠狠地瞪了小樵夫一眼，生气地说：

“拿过来呀，小子！”

说着，一把将篮子抢了过来。小樵夫有趣地瞧着小女孩气乎乎的样子，开心地笑了。突然，小女孩眉头上的一颗黑痣，吸引住了小樵夫的视线。他好奇地问道：

“这玩艺儿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说完，他使用手指捅了一下小女孩的眉头。小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，伸手就把小樵夫的手推开，并尖声叫道：

“好小子，真疼啊！”

“你倒挺厉害的，小、小丫头……再给我一根儿……”

小樵夫结结巴巴地还没等把话说完，朝鼻孔里狠劲儿地吸了吸淌到嘴唇上的鼻涕，把两只黑手伸到了小女孩面前。小女孩感到小樵夫的口气柔和了些了，似乎多少减轻了一些恐惧。小女孩痛快地从篮子里抓了一把酸浆，扔到了小樵夫的前脚。

小樵夫忙从地上拾起酸浆，连泥也不擦，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。他低头吃了一阵子，抬头看了看，小女孩已经不见了。他环视了一下四周，终于发现小女孩已经绕过了“怨沼”正往前走。小樵夫脱口说道：

“丫头蛋儿！自个儿就溜了。”

望着小女孩逐渐远去的背影，他忽然想到自己也该回家了。

“善妮！等我一会儿——”

小樵夫边喊边朝前追去。当他跑到临近水泡子的陡坡时，小女孩早已无影无踪了。小樵夫呆呆地站在那里发着愣，猛然间，他全身瘫软地坐在地上。

“丫头儿……偷着就溜了，也不吱个声儿……哪有象她这样的……”

小樵夫嘴里嘟囔着，无意中瞧见了水面上倒映着自己那寒碜的身影，不觉扑嗤笑出了声。他对着水面，又是伸胳膊又是弯腿的，还晃了晃脑袋，他好象又看到了小女孩眉头上的那颗黑痣。“那玩艺儿是个什么呢？”他口中啜囓着，把身子转了过来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

小樵夫默默地望着小女孩消失的那片柳树林子，喃喃自语道：

“丫头蛋儿，可惹人喜……”

小樵夫舔着焦灼的嘴唇，突然感到口渴得厉害，他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，脱掉汗渍渍的小布褂，一把扔到草地上，便走下了山坡。

他两腿蹬直，趴在泡子边上，伸长了脖子，开始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。似乎经过他嗓子眼灌进肚里的泡子水，是那样的甘甜。小樵夫喝足了水，一翻身坐了起来，轻松地呼了一口气。

这时，从水面上飘过来一丝轻风，夹杂着一股青草的芳香，不一会儿就吹干了小樵夫胳膊窝下的汗水。猛然间，小樵夫脱口喊了一声：

“哎呀，我的背架子！”

当他发觉自己为了追赶小女孩，不知不觉竟跑到了水泡子跟前时，返身一溜烟地又跑上山梁。他从背架子上取下镰

刀，沿着山坡割起了青草。

小樵夫把割好的青草放到背架子上，顺势躺在草地上。青草的馨香阵阵沁入他的心肺，全身顿时感到爽快，舒服。这时他很想睡上一觉，便轻轻地合上了眼皮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“老大！”

老人在朦胧中被惊醒，站起身来回头一看，老李头正拄着拐杖朝他这里呼哧呼哧地走来。

“大叔！”

老人高兴地喊了一声，顿时觉得肚子饿了。

“老大，你在这儿，可让我好找哇！”

老李头把身子倚在手上的木拐上，边说边用爱抚的目光望着老人。这时，老人和老人的影子长长地斜映到山脚下。老人蹲下来，憋足力气，嗨的一声，背起了满满一背架子青草。

“大叔，找我了？”

“可不是，日头都快落山了！回去的晚，你妈会生气的。孩子，往后可别这样。”

同老李头并排朝前走着的老大，一听到这句话，耍了个鬼脸，嘻嘻地笑了。夕阳余辉的光芒使老人感到一阵眼花缭乱，难以分辨现在是清晨还是傍晚了。

“你妈妈早把饭做好了，在一直等着你回去呐！”

老李头说话句句不离老人的妈妈，他是想使老人不要再生妈妈的气。

“饭做好了？”

老人问了一句，停下脚步，看了看老李头，无意中又瞥了一眼夕阳映照下的原野，眼前真好象是一匹展开的闪闪发

光的绸缎。

“大叔，今年我要是能铲地的话……”

老李头一听这话，猛地怔了一下，心里嘀咕道，这么小就要铲地，那哪行啊！他又想到自己小时候为了要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，又哭又闹，那天真而幼稚的童年，那对往事的留恋，使他不由得长叹一口气。他两眼凝望着远处的火焰山。

“大叔！我铲地，你送晌饭。还有……”

老大沉浸在自我的遐想中，张开厚厚的嘴唇天真地笑了。老李头刚想说，你有要铲的地吗？但他又怕刺伤了老大那颗纯真的心，只好把这句溜到嘴边的话又咽到了肚子里。此时，他感到有一个什么东西在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心。

“大叔！往后你不用去要饭啦，吃我亲手种的粮食吧。”

老李头听到老大这句话，忽地收住了脚步，用力地戳了戳木拐。老李头在他一生中可能第一次陶醉在无限感激的情感之中。他从小就寄人篱下，饱尝人间的酸甜苦辣，甚至无缘无故地丧失了一条右腿……

老大在一旁只顾兴致勃勃地叨叨着，当发现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时，回头一看，才发现老李头落在后面，一动不动地停立在那里。

“大叔，你哭什么？”

老大瞪起浓眉下的那双大眼睛不解地问着，边说边奔了过去。老李头抹了一把淌到脸上的泪水，又向前挪动起那把木拐了。老大眯起眼睛，用满有把握的口气说：

“肯定我妈又说你什么了！象我妈那样的，以后再别理她！”

老李头用惊异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老大，心想，老大至今

怎么还记他妈妈的仇呢？假如不是，这孩子又为什么对他妈妈产生这么大的反感呢？

“孩子啊，你怎么好乱说一通呢？这可不好哇。”

老李头的口里虽这么说，可心里却不住地嘀咕，这孩子难道已经察觉到他不正当行为了吗？这时，他的脑海里象走马灯似的，老大的妈妈和老俞头、英洙关系暧昧，铁匠最近也频繁出入老大家里，这些情景在不断地闪现着。老李头想到这里，再没有勇气同老大说什么了。

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，当走到麦子地的地头时，老大突然开口问道：

“大叔，今天挣了几个钱？”

老大的问话，使得老李头刚才还沉重的心情，多少减轻了一些。

“哪挣着什么钱了！碰巧今天村子前的那家酒馆办喜事，我从早晨去整整忙了一天，这不是刚回来不久么。”

“办喜事？那你带回来打糕了？带回打糕了吧。”

老大说着往地下戳了几下手中的支棍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老李头。

“放心吧，带回来了。”

“多少？”老大咂了咂嘴，一句紧似一句地问。

“只带回来那么一点儿。”

“又都给我妈妈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，一块也没动，都在那儿呐。”

老李头为了不使老大失望，嘴里这么说着，可鼻子却酸溜溜的实在难忍。

“大叔，我要天天能吃上打糕就好了。”说完，老大向肚子里咽了一下口水。

“这不开春了，我一定讨回许许多多的打糕来，让你吃个够。”

老大嗤地一笑，便举起支棍抽打着露出路面的石头尖儿。他朝下垂着眼睛，令人越看越喜欢。

当他们来到家门口的时候，天色已近黄昏。老大的妈妈倚在门口已经等得不耐烦，见到老大气不打一处来，便脱口骂道：

“该死的混帐东西，老虎咋不把你叼走！”

骂过之后，她心里象是痛快多了，可又感到非常后悔。老大走进院子，放下背架子，转身走到屋里就喊：

“我要吃打糕——”

接着回头看了看身后的老李头。老大的妈妈一把拖下放在搁板上的那个盛有打糕的水瓢，笑骂道：

“小杂种，整天价日老喊肚子饿——又打糕打糕的，这会就撑个够吧！”

老大不由分说，一把抢过水瓢，抓起一块打糕塞进口中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站在一旁的老李头和老大的妈妈默默地看着孩子那吃东西的模样，心中不由得一阵难受。一水瓢打糕，老大如同风卷残云，一扫而光。

“还有吗？”

老大的妈妈边点油灯，边回答说：

“早没了！吃了那么些就够了呗。”

灯光下，老李头瞅着老大妈妈那张红红的脸庞，怯声地对老大说：

“不够，再吃点儿饭吧。”

老大的妈妈离开油灯旁，往炕头上一坐，开始埋怨起老李头来了：

“这孩子都是让你惯坏了，他哪儿懂得个饥饱，有多少都能给你吃光。”

老李头刚把打糕拿回来的时候，她妈妈本想先尝一块，一想还是等老大回来再吃吧。当她发现老大把打糕吃得一干二净的时候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“大叔，咱们到后屋去睡吧。”

老大的眼皮似乎有些发紧了。老李头向来喜欢这样同老大的妈妈坐到天亮，可在老大面前，也只好抬起本来不想抬起来的屁股。

“走吧。”

老大说着站了起来。老李头拽着他走进了后屋。老大走到屋里以后，一头扎到炕上，伸了伸腿和胳膊，便打起呼噜睡熟了。老李头在黑屋子里躺着，深情地望着老大，不由地回想起在回家路上老大笑咪咪地同自己谈过的那一席话，他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。这时，前屋里唧唧喳喳的谈话声，直往老李头的耳朵里钻。

老李头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又是哪个家伙来了？”

他竖起耳朵极力想辨别出是谁的声音，可因为声音太低，什么也没听到，只是断断续续地传过来老大妈妈的笑声。

老李头打算睡觉，可是闭上眼睛躺在那里，一股无名火就直冲脑门，从前屋里传来的窃窃私语声冲淡了他的睡意。这哪是象过日子，我得尽快离开这个家……老李头暗暗下着决心。

几乎天天夜里，老李头都在这样发火，这样地下着决心，可这种令人难堪的场面却时时出现在他的眼前。

老李头一骨碌爬起来，点上灯凑到窗前。一缕银白色的月光从窗缝里射进来。他朝腹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又呼地吐了出来，那袅袅升腾的烟雾！在月光下显得分外昏暗。那烟雾仿佛是郁积在他胸中的怨恨，在继续向上升腾。

老李头下意识地抚摸着身旁的木拐。这是他的老习惯。每当难过的时候，他总是这样来回抚摸着那条木拐。啊，默默无语的木拐！无情无意而又硬邦邦的木拐！那就是他唯一的伙伴。

“小丫头蛋儿，可真惹人喜……”

老李头惊觉地回头一看，是老大在吧嗒着嘴说梦话。他重复了一遍老大的梦话，暗自思忖，这孩子莫不是思念着哪一个女孩子了？可他又一转念，那只是自己的想法。同时，老李头深信老大的未来命运同自己今天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的，因此，他希望老大总象现在一样，永远是个孩子。

老李头想到这里，挪动了一下身体，仔细地端详起老大来了。老大依然沉浸在甜蜜的梦乡之中，仿佛这一时刻是老大一生中最幸福的。

“我可真想铲地。”

老李头想起老大这句话，不由得把自己那张布满皱纹的脸，轻轻地贴到了老大的脸蛋上，一股暖流顿时传遍了自己的全身。老大的呼吸是那样有力，匀称。倘若老大是自己的亲骨肉，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温暖的！

老李头不由自主地搂住了老大的脖子，在心里暗自发誓：

“我的身子骨是残废了，可我的有生之年一定要为你活着！”